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智协商民主的发展环境及推进策略

王永香,王心渝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协商数智化是时代化的必然要求。数智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实践形式,为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劲动力。通过 PEST 和 SWOT 分析对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外部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和优势劣势等内部要素进行综合性研究,有利于把握当前数智技术与民主发展形势,促进技术更好融入协商过程与赋能提效。在此基础上,构建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 PEST-SWOT 模型,并设计提出数智协商民主的推进策略。坚持人民立场,完善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强化技术赋能,加快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应用创新与人才培养;弥合数字鸿沟,培育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主体素养与数智技能;规避异化风险,强化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技术规制与算法透明。

关键词:数智协商民主;PEST-SWOT 模型;数智技术;数字赋能

中图分类号:D621;TP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4)09-0151-09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ANG Yongxiang, WANG Xinyu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s the sole pathway to modernization, while intelligent negotiation stands as an inevitable imperative of our time. Digital intelligence consultative democracy represents an innovative manifestation of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furnishing a robust impetus for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encompassing external macro-environmental factors, micro-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ternal elements such a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pertaining to digital intelligenc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development through PEST and SWOT analysis facilitates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concern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democracy. This approach further promotes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to negotiation processes, thereby enhancing efficacy and enabling progress.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we construct a PEST-SWOT model for data-intelligen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propose

收稿日期:2024-05-22 修回日期:2024-08-01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新时代数字赋能政治协商高质量发展研究”(2023ZX09);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与传播效能研究”(2024HZ0736);西安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新形态研究”(24FZ34)。

作者简介:王永香(1985—),女,重庆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主政治、数字治理。通信作者:王心渝。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its advancement. Uphol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necessitates, refining top-level designs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digital intelligence consultative democracy development; bolster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by expediting application innovation efforts alongside talent cultivation within this domain;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by fostering subject literacy and nurtur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skills relevant to developing data-intelligen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mitigating risks associated with alienation through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regulations while ensuring algorithm transparency within data-intelligen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consultative democracy; PEST-SWOT model;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digital empowerment

习近平总书记^[1]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基础^[2]。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革命浪潮同频共振带来的战略机遇,《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要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3]。数智协商民主是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赋能下协商民主的新形态,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形式,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从宏观形势、微观环境和内部要素研究分析数智协商民主的发展环境,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战略对策,对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全面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协商民主的数智转向与技术赋能

现代化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等领域全方位走向现代化的系统进程。数字化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4]。协商民主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和方法,而传统协商民主囿于协商成本高、效率低等困境,在扩大参与、凝聚共识与科学决策等方面动力不足,迫切需要技术进场与赋能,以数智化转型推进其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一方面协商民主的数智转向是要顺应科技革命潮流和政治建设目标,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前提下向着数据化、精准化和智能化发展;另一方面,协商民主机制要在技术赋能下实现有效创新,使数智协商实践得以全面推广。

首先,协商信息趋向数据化处理。数据化指将实体世界中的信息、事物等表格结构化数据和文本、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统一格式,以便于存储、管理和分析。协商活动全过程的图文声象信息可通过数据加工、储存、分析和传递技术转化为二进制文本智能留痕,为监督提供“可观察、可记录、可评估”的数字化渠道,以倒逼力量推动议事协商结果落实。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为每位人大代表配置数字“代表码”,除了基本的会议签到功能,还可自动获取和保存代表履职信息,通过“履职云”系统实现建议在线、联民在线、监督在线、学习在线等全链条履职功能^[5]。

其次,协商过程定位精准化操作。运用大数据技术从海量“评论”“留言”中收集民情民意,再借助聚类分析、情感分析、词云图等工具可提炼出最为紧迫的诉求和最具共性、最为核心的意见。在实施阶段,渭南市政协利用新媒体平台向全体委员发送年度协商计划,邀请委员依据个人优势专长和工作时间安排选择意向议题申报,实现议题精准选择^[6]。此外,数智技术还可赋能协商分析精深化。AI助手和网络平台为协商参与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料,可以有效辅助其对议题的理解、分析和判断,促进理性共识的达成。

再次,协商机制面向智能化改造。在大数据分析、区块链存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智能

筛选、多媒体可视化等数智技术和互联网、移动网络平台的加持下,协商信息流通机制更加精密灵活、协商议题征集机制扩容且减少成本、协商分析研判机制更加高效、协商决策生成机制更加科学。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工信部、司法部、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加强智慧协商调解系统建设,建立数据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开展劳动人事争议情况大数据智能分析研判,实现协商调解与智能技术的高度融合^[7]。

二、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 PEST 分析

PEST 分析是指从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技术(technology)4 个方面对外部发展环境及趋势进行宏观分析。“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8]。纵观审察数智协商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基础、经济条件、社会观念和技术背景,不仅能明晰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现实环境,而且能为技术进场后数智协商民主的推进提供更为宏大的分析视域。

(一)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环境(political)

第一,党的领导为数智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2]从属于到 2035 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发展协商民主”^[2]的战略部署。

第二,协商民主现有制度体系和指导意见为数智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2015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鼓励探索创新,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进行广泛协商”“建立健全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9]。随后《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整合现有网络资源,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10]。《全国政协信息化

智能化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明确要求发挥互联网优势,寻求信息化条件下的“最大公约数”^[11],推进政协数字化智慧化建设。这些制度设计和远景规划既充分考虑了科技进步可能引发的民主转型,又赋予地方自主开展协商民主创新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为“数智协商民主”的运行提供了更大的创新空间。

第三,信息、互联网和大数据国家战略的推进为数智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12],强调以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3]。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作为和顺应信息革命潮流的战略选择。2023 年,国家数据局挂牌成立,首次将数据纳为生产要素,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将有力促进数据要素技术创新、开发利用和有效治理,促进数智协商民主发展所必需的数据资源和信息流通。

(二)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经济条件(economic)

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由 2.616 1 万亿元(2005 年),扩张到 50.2 万亿元(2022 年),同比增长 10.3%,连续 11 年显著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 41.5%^[14],已由经济的组成部分,转变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量。与此同时,数字空间中的数字需求正在从个人层面转向政府和企业层面,并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中国式数字治理模式初步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技术基础、法规标准、政策激励措施等建设也提上日程。在良好宽松的经济环境下,数智技术催生了新产业、新形态和新发展模式,从权力、规则、组织 3 个层

面,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民主空间与运行机制,为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体制创新与实践探索创造了新的物质基础^[15]。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诞生了一些数智协商民主实践并成效显著。如江苏淮安码上议工程将从议题征集到成果落实的全过程集成于一键扫码,上海市奉贤区智慧调解平台依托数智技术实现了纠纷信息及时收集、调解进程随时掌握和统计数据实时查询。

(三)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观念(social)

日趋开放的社会环境通过多种新兴传播方式带来了丰富的意识形态与知识资源,形成了数字舆论场域。群众除了通过技术平台开展生产生活,参政议政的热情也不断提高。据《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数据,在人民日报“我为‘十四五’规划献一策”活动中,网上征求意见累计收到超过101.8万条建言^[16]。数智技术促进现代化条件下人们的观念革新,推动形成了平等、和谐、开放、包容的协商文化。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概念层出不穷,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观念,起到升华民智、拓展思维、创新思考的作用。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加速了人民群众适应现代化的进程,使公众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成为可能。同时,数字社会对政府的科技驱动、共创整合、调动民心、全局思维等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促使其主动变革、开放心态,以包容创新的领导能力拉动人民群众的观念转型。

(四)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技术背景(technological)

新时代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卓有成效,信息化服务均衡性和普及性大幅提升。基础数字技术能力持续增强,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17]。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从2012年的42.1%提高到77.5%^[18]。网络接入带宽实现千兆量级跃升,村级通宽带率实现百分之百,全国所有城市地区通达千兆光网,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和移动通信物联网,为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全

面发展提供了科学前提与现实基础。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智技术在协商活动中的实践应用与赋能改造使数智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大数据将海量信息联通起来,揭示其背后的模式、趋势和关联性,通过共享数据库实现协商渠道间的相互衔接,在政治过程与抽象数字间建立连接。人工智能利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算法,让计算机具备学习和推理能力,并自动化地推进流程,使协商意见的交锋获得最优结果。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透明度高和伪匿名性等特点,其加密技术、数字账本、智能合约机制可以厚植协商民主的信任基础,为民主运转赋予智慧活力。

三、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是指从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威胁(threats)4个方面对自身发展态势进行整体分析。数智协商民主本身的禀赋优势和限制不足是影响其发展的内部要素,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则形成了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外部微观环境,与上述宏观环境共同构成数智协商民主建设与推进的外部环境。

(一)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优势分析(strengths)

一是数智技术赋能使协商过程中的信息流动更自由,数据要素更清晰。如果数据停止了流动,就像货币停止了流通的经济一样,民主制度将会名存实亡。因而“只有信息自由,人民才能真正拥有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19]。一方面,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将民主过程的数据要素通过科技性手段得以体现,使信息持续性流通,以更好地践行协商于决策前、决策中的制度程序,保障七大协商渠道的持续畅通。另一方面,伴随信息的高效流通,大数据、云分析在协商参与、民意表达、政治回应等方面的应用将更加精准灵活、透明公开,促进公众理性参与协商活动和科学决策。

二是数智技术嵌入拓展了民众协商参与渠道、场景和方式,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提供了新路径。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新媒体正在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其即时性、交互性、灵活性、低门槛属性在智能终端的普及下形成了实时性、多层次的联通网络,具备开展网络协商的平台优势^[20]。每位微媒体使用者既是信息的发起者,也是接受者,在信息转载与扩散的过程中,广大网民的民主精神与参政热情被激发,推动了协商主体的多元性与平等性,基层群众也能利用数智技术赋予的工具价值在协商平台中推进意见建议表达。

三是数智协商民主有助于将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引入数智技术科技力量后,协商成本显著下降,协商意见的交锋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得出最优结果,使意愿表达更为准确,理性化程度有所提高,协商过程中的信息得以全场景全时空记录,可以定向回溯至每一个环节。数智协商民主积极顺应“扁平化”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趋势,突破传统科层制限制,使其既在资源与行动上得到高效配合,又加强政府的回应性和责任性提升动力,将协商民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协商治理效能,实现以数字化转型提升发展水平的“中国之治”。

(二)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劣势分析(weaknesses)

第一,制度建设滞后制约数智协商民主良性发展。一是相关立法尚未完善。虽然《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规条例已陆续出台,但主要规范的是互联网空间的信息生态,针对数智协商内在运行层面的立法仍然缺失。二是缺少数智协商的具体实施细则。在议题筛选环节,如何设置限制条件和筛选细则关系到协商主体是否真实有效;在协商程序制定上,数智技术如何嵌入具体运行机制协助流程推进与细节跟踪;在协商结果反馈时,如何对接各方参与主体,确保决策共识得以落实;在协商过程监督方面,如何避免指尖形式主义、技术异化等问题,都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规范,制定具体的数智协商民主实施细则,并探索小

范围试点大面积推行的有效实践。

第二,过于崇尚和依赖技术会使协商民主陷入“指尖形式主义”和“技术万能主义”。民主的有效性并非完全来源于技术赋权,技术本身也存在治理局限性,与官僚主义叠加即形成了数字时代的指尖形式主义。政务公众账号存在强制推广下载,强制用户安装,强制定期登录等不良要求。关注点赞、转发评论、在线时长等数据也成为排名和考评的参照依据,加重了基层负担。此外,技术开发者对政治场域和民主运转逻辑存在知识盲区,算法程序对协商参与者而言则是神秘黑箱,二者间的壁垒不仅会产生数字负能,还可能使技术工具偏离民主目的。

第三,数字不平等和数字素养鸿沟限制了协商民主的参与效能。数智时代,信息技术数字鸿沟已从以数字基础设施差异为特征,嬗变为以社会阶层差异为特征的数字素养鸿沟。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在数智时代表现为信息技术应用技能和目的差异的数字不平等。截至2023年12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17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占比为39.8%,因为“不懂电脑/网络”而不上网的非网民占比为51.6%^[18]。尽管半数以上网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达到初级水平,但熟练掌握文本编辑、数据分析、信息辨别等中高级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情况有待加强,存在两极化趋势。

(三)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机会分析(opportunities)

一方面,世界数字化整体转型期和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政治生活需要和平等参与观念给数智协商民主发展带来了机遇。我国网民规模已超过10亿人,数字支付、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数字生活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生活方式,平等开放包容互惠的互联网思维也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人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实践机会显著增加。

另一方面,数字中国战略的提出和推行给数智协商民主发展带来了机遇。2023年发布了《数

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了“2025 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35 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21]的奋斗目标,要求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场域。继 2017 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后,科学技术部于 2022 年联合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围绕智能社会建设打造重大场景,优先探索多人在线协同会议、线上会展等智能场景,并采用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新技术供数据开放服务。在此背景下,各省市地区积极开展数字政协、数字政府和智慧社会建设,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充分发挥“数字之治”与“协商之治”的融合优势,为数智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提供机遇。

(四)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风险分析(threats)

其一,数智协商民主存在侵蚀公共精神的风险。数字技术超越地域时空、行政层级的限制使所有参与者都能获取同等价值的信息,但信息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非都有利于协商活动。年轻人可能认为发几条微博就算行使了他们的公民责任,不再参与其他活动^[22]。管理者则倾向于认为数字治理能够精准满足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再积极倡导公共参与^[23]。数智赋能强化了以技术优势为前提的效能优先,潜伏着只注重结果却忽视协商过程重要性的危机。同时,技术主义盛行,城乡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和地方习惯被边缘化,无法有效发挥调试作用。数智协商民主在技术驱动下成为日益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其运作愈趋精巧,但对动态社会的反应则愈趋僵化,无法实现协商民主的有效灵活运转。

其二,数智技术应用带有信息技术副产品,与民主价值存在冲突。“民主需要思考、耐心和慎重考虑”^[24]。数智技术对于协商民主来说,是一种需要慎重运用的资源。一方面,数智技术嵌入在提高民主效能的同时会带来数字不平等、群体极化、信息茧房、隐私侵犯等信息技术副产品,消解

数智协商民主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数智赋能和技术治理更倾向于“效率至上”原则,而协商民主的核心要义在于参与平等、公共利益和共识达成,如何平衡技术对速度的追求而不阻碍技术创新对数智协商来说是一种挑战。资本利益集团为避免或压制某些公众意见会通过技术手段达到目的,隐匿或篡改信息,控制舆论方向,影响普通民众的决策公平性。

其三,以算法为核心的数智技术在为协商提供数据供给和过程支撑的同时,也带来了异化风险。算法权力通过技术工具实现对数据价值的利用^[25]。网民看似拥有喜好自由,可以随意划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实际已进入算法控制下的信息流瀑布推动,个体习惯被后台程序精准操控,其批评意识和理性思维“钝化”“固化”,滋生偏激、情绪化的语言和行动。对于政府来说,对技术的充分信任和依赖会使算法逐步拥有强制力和控制权,能够对特定的目标进行监控和舆论引导,使由政府主导的协商民主演变为基于算法的协商民主,导致“智能极权”。

四、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 PEST-SWOT 模型

将 PEST 与 SWOT 分析模型有机嵌入融合,即可形成如表 1 所示的 PEST-SWOT 嵌入式混合模型,有助于把握数智协商民主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 4 个维度下具备的发展优势与劣势、面临的发展机会与威胁,并且通过外部宏观环境、微观环境与内部要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面分析,以此设计或调整数智协商民主的推进策略。

表 1 所示 PEST-SWOT 嵌入混合式模型显示,既存在积极促进数智协商民主推进的良性因素,也存在对其发展起制约限制的因素。①政治层面,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协商民主全面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尽管当前数智技术与民主过程的融合还有待深化细化,制度建设和法治体系有待完善,但数字化浪潮势不可挡,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形成支撑。②经济层面,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协商民主建设得到了强力支撑,同时反过来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辅能,但亦面临着区域发展差异和技术操纵风险。③社会层面,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需求日益增长,各地区涌现了丰富多样的数智协商民主实践,数智协商文化正在形成。然而,社会阶层差异和结构不平等在技术进场后演变为数字不平等,老年人等特定群体对信息技术存在认知和使用门槛。④技术层面,一方面,我

国数智技术研发能力和创新应用不断提升,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效能显著。另一方面,技术具有两面性,在实现精准智能化协商的同时也带来了群体极化、技术崇拜、算法偏见、智能极权等副产品。对数字人才民主素养和全民数字技能提升的高度重视将成为突破技术使用门槛,促进数智技术与民主过程深度融合的新机会。

表1 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PEST-SWOT模型

变量		SWOT分析			
		优势(S)	劣势(W)	机会(O)	风险(T)
PEST分析	政治(P)	PS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正在全力推进	PW 制度建设滞后制约了数智协商民主良性发展,数字空间治理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	PO 党和政府深刻把握全球数字化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引导以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PT 数智技术与民主政治全方位、系统化融合有待深化,数字化发展环境和协商规则还未健全完善
	经济(E)	ES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提供了宽松良好的经济环境	EW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悬殊,城乡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情况不同	EO “数字中国”战略要求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ET 数智协商民主在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被利益集团控制操纵的风险
	社会(S)	SS 各地区智慧政协、掌上协商等数智协商民主实践层出不穷,效果良好	SW 数智技术使用存在年龄鸿沟,大部分老年群体无法掌握数智思维和技能	SO 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新的便捷高效的形式与渠道	ST 社会阶层差异和结构不平等演变为数字不平等,信息技术存在认知和使用门槛
	技术(T)	TS “云移物大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嵌入和应用使协商民主实现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	TW 技术人才缺乏对民主政治过程的专业认识和把握,较难准确实现民主目的	TO 我国数字技术发展和创新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数字人才培养支持力度不断提升	TT 技术存在异化风险,面临“指尖形式主义”“技术万能主义”“算法极权”等挑战

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推进策略

数字化变革如火如荼,未来既要深刻把握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迈向数字文明的发展大势,抓住协商民主数智化转型的时代机遇与政策支持,更要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坚守人民立场,完善制度供给,在强化技术赋能、弥合数字鸿沟的同时,着力规避技术异化风险,破除算法黑箱,实现以人为依归的民主旨归。

(一) 坚持人民立场:完善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

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从而引起社会组织与行为深刻变革的系列过程^[26]。一方面,数智环境下,海量信息不断激发

多元主体观点,迫切需要提升党的数智领导力。一是要强化党对数据信息的统一管理,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健全智能数据库,并确保党全面掌握对数智技术和信息数据库的控制主动权,以数智治理为核心,实现数据要素价值观、政治性、信效度的优化保障。二是要在人工智能的算法规则中始终贯彻人民中心立场,避免被技术精英控制的风险。另一方面,加快完善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出台相关指导意见、远景规划和法制文件,将数智协商民主建设纳入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推进战略中。一是要设立国家层面的数智发展委员会,建立健全信息采集机制、数据管理机制、数据开放机制、数据监督机制等数智治理体系,推进数据要素相关立法工作,为数智协商民主的发展与运行提供政策支持。二是要鼓励

地方各级积极开展数智协商创新实践和应用推广,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七大渠道开展数智协商政策试点工作,遴选出一批优秀典型案例大力宣传,动员各级群众通过在线扫码、智慧服务等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积极参与民主协商。

(二) 强化技术赋能:加快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应用创新与人才培养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利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7]。首先,技术的首要价值在于应用,在协商民主各个环节中,应更多地融合与应用数智技术。在协商议题确立环节,对信息源起、传输和发酵过程进行智能刻画和深入了解;在具体协商过程中,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情感分析系统进行辅助判断,帮助形成兼具科学性和人文关怀的咨询建议;在协商结果执行和转化方面,运用分布式数据库实时转写和存储动态信息,对实施效果和民意反馈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追踪,强化监督。其次,数智技术需要持续创新发展,以更好服务于协商活动。持续提供充足经费和政策支持以推动数智技术创新和发展,在充分调动科研机构、数智企业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感的前提下,鼓励支持其开发数智协商 APP 及一体化平台,强化智慧议事厅等各项内容模块建设。最后,大力培养和引进数智领域相关人才,着重开设民主课程,培养具备科技研发能力和协商水平素养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拓宽技术视野,为数智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三) 弥合数字鸿沟:培育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主体素养与数智技能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28]。为了更好地凝聚协商共识,其参与主体自身除了具有自主性、理性和责任性等协商素养,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进一步发展数智协商文化,提升全面数智协商素养和技能,一是要充分利用媒体渠道向全社会宣传推广数智协商民主,吸引群众主动认识和了解新型协商渠道与形式;二是要积极推动数智

协商民主的专业开发和学术研究,以数智协商广泛应用为目标,为公众提供便利服务,例如数字政协智慧履职系统、在线商事调节平台等智慧应用;三是要政府牵头推出数智技能提升计划,面向基层社会,尤其是老年群体普及用电脑或手机搜索、下载、安装软件,复制粘贴,与其他设备进行文件传输等初级数字技能;四是要培养连接技术开发与民主建设人才的中间型“产品经理”队伍,以开发更符合民主目的的技术工具为目标,面向技术工程师开展民主技能和政治素养培训,帮助其了解协商民主程序机制,面向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作数智技术科普,邀请技术专家和学者讲述算法细节和功能,提升管理者的数智素养,促进技术工程师和协商参与者的需求对接与沟通交流。

(四) 规避异化风险:推进数智协商民主发展的技术规制与算法正义

中国人民民主的价值基础包括平等、共享和正义^[29]。深入推进数智协商民主实践,一方面应当在推进技术法治的前提下,强化技术规制与细节公开,秉持算法正义,用制度规则建构起公平、公正、透明、有序的数智协商民主;另一方面,明确技术责任,让技术的开发者、控制者和用户在各自的责任范围之内进行操作。人的心理规制和政治制度具有稳定性,很多风险并不源自技术应用或对科技的依赖,而是人性自身^[30]。数智协商民主,终归是以人为中心,以协商为目的,以民主为价值旨归,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的,而不是数字和技术至上,将人交给机器来主宰,使其异化为数字的奴隶^[31]。只有以人为依归的民主,才能够持续保持它的活力与效能。以数智协商民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以数智技术为依托,激活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热情,构建多元主体协商治理新格局,形成推动社会公共治理问题有效解决的创新动力和集体合力,推进数智协商民主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入融合,发挥技术效能优势,助力数智协商民主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数字中

国建设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22(5):4-13.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 24,38.
- [3] 张立. 以数字化驱动中国式现代化[J]. 红旗文稿, 2023(21):29-33.
- [4] 谢宜泽. 中国式数字化之路:从跨越数字鸿沟到构建数字中国[J]. 经济学家,2023(12):104-113.
- [5] 杭州人大全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N]. 杭州日报,2022-08-29(A1).
- [6] 陈俊哲. 强化责任担当 发挥委员作用[EB/OL]. (2020-09-29)[2024-04-08]. <http://www.sxzx.gov.cn/zxhy/qthyy/38603.html>.
- [7] 代小佩. 九部门:实现协商调解向智能化不断迈进[N]. 科技日报,2022-11-16(6).
- [8] 刘安编. 淮南子[M].//高诱注. 诸子百家. 上海:上海书店,1986:145.
- [9]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5-02-10(1).
- [10]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N]. 人民日报,2015-06-26(1).
- [11] 冯春梅. 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N]. 人民日报,2021-03-03(1).
- [12] 迈出建设网络强国的坚实步伐[N]. 人民日报,2019-10-19(1).
- [13]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N]. 人民日报,2022-08-03(11).
- [1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R]. 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
- [15] 李笑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定位、功能与发展战略[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0(4):28-34.
- [1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白皮书[R/OL]. (2021-12-04)[2024-05-18].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2/04/content_5655823.htm.
- [17] 国家数据局.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EB/OL]. (2024-06-30)[2024-08-21]. https://www.szzg.gov.cn/2024/xwzx/szcx/202406/t20240630_4851743.htm.
- [18]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4-03-22)[2024-04-23]. <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322/c88-10964.html>.
- [19] 涂子沛. 大数据3.0升级版[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9.
- [20] 郭一宁,张婉丽. 新时代微媒体协商民主的特征与发展思路[J]. 南方论刊,2018(12):43-44,49.
- [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N]. 人民日报,2023-02-28(1).
- [22] 巴利斯基. 数字民主的虚假承诺[J]. 红旗文稿,2014(6):41.
- [23] 陈家刚,张翔. 数字协商民主:制度规范与技术路径:江苏省淮安市“‘码’上议”实践探索[J]. 江海学刊, 2022(6):135-142.
- [24] 巴巴,叶敏. 数字政治的不确定性后果:民主与信息技术的难兼容性[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14(2):5-9.
- [25] 陈鹏. 算法的权力和权力的算法[J]. 探索,2019(4):182-192.
- [26]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
-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2.
- [28]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匡榕榕,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5.
- [29] 林尚立. 论人民民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62.
- [30] 杜欢. 人工智能时代的协商民主:优势、前景与问题[J]. 学习与探索,2017(12):69-77.
- [31] 陈家刚. 数字协商民主:可能性、风险及其规制[J]. 教学与研究,2022(7):74-84.

(本文责编:默 黎)